



不列颠古典法学丛编
欧诺弥亚译丛

激情社会

——亚当·弗格森的社会、政治和道德思想

The Passionate Society:

The Social, Political and Moral Thought of Adam Ferguson

[澳]丽莎·希尔 (Lisa Hill) 著
张江伟 译





不列颠古典法学丛编
欧诺弥亚译丛

激情社会

——亚当·弗格森的社会、政治和道德思想

The Passionate Society:

The Social, Political and Moral Thought of Adam Ferguson

丽莎·希尔 (Lisa Hill) 著

张江伟 译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激情社会：亚当·弗格森的社会、政治和道德思想 / (澳) 希尔著；张江伟译.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

ISBN 978-7-5675-4732-2

I. ①激… II. ①希… ②张… III. ①亚当·弗格森
(Adam Ferguson, 1723—1816)—政治思想—研究 IV. ①D095.614.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047312 号



Passionate Society: The Social, Political and Moral Thought of Adam Ferguson

by Lisa Hill

Copyright © 2006 Springer Netherlands

Springer Netherlands is a part of Springer Science+Business Media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8 by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上海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09-2015-443 号

激情社会：亚当·弗格森的社会、政治和道德思想

著者 (澳) 丽莎·希尔
译者 张江伟
责任编辑 陈哲泓
封面设计 刘怡霖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
网址 www.ecnupress.com.cn
电话 021-60821666 行政传真 021-62572105
客服电话 021-62865537
门市(邮购)电话 021-62869887
地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
网店 <http://hdsdcbbs.tmall.com/>

印刷者 上海景条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890 × 1240 1/32
插页 2
印张 12
字数 260 千字
版次 2018 年 3 月第 1 版
印次 2018 年 3 月第 1 次
书号 ISBN 978-7-5675-4732-2/B · 1113
定价 68.00 元

出版人 王焰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请寄回本社客服中心调换或电话 021-62865537 联系)

欧诺弥亚译丛·总序

近十余年来,汉语学界政治法律哲学蔚然成风,学人开始崇尚对政治法律生活的理性思辨,以探究其内在机理与现实可能。迄今为止,著译繁多,意见与思想纷呈,学术积累逐渐呈现初步气象。然而,无论在政治学抑或法学研究界,崇尚实用实证,喜好技术建设之风气亦悄然流传,并有大占上风之势。

本译丛之发起,旨在为突破此等侧重技术与实用学问取向的重围贡献绵薄力量。本译丛发起者皆为立志探究政法之理的青年学人,我们认为当下的政法建设,关键处仍在于塑造根本原则之共识。若无此共识,则实用技术之构想便似空中楼阁。此处所谓根本原则,乃现代政法之道理。

现代政法之道理源于对现代人与社会之深入认识,而不单限于制度之塑造、技术之完美。现代政法世界之塑造,仍需重视现代人性之涵养、政道原则之普及。若要探究现代政法之道,勾画现代人性之轮廓,需依傍塑造现代政法思想之巨擘,阅读现代政法之经典。只有认真体察领悟这些经典,才能知晓现代政法原则之源流,了悟现代政法建设之内在机理。

欧诺弥亚(Eὐνομία)一词,系古希腊政治家梭伦用于描述理想政制的代名词,其着眼于整体福祉,而非个体利益。本译丛取其古

意中关切整体命运之意,彰显发起者们探究良好秩序、美好生活之要旨。我们认为,对现代政治法律道理的探究,仍然不可放弃关照整体秩序,在整体秩序之下看待个体的命运,将个体命运同整体之存续勾连起来,是现代政法道理之要害。本译丛对现代政治法律之道保持乐观心态,但同样尊重对古典政法之道的探究。我们愿意怀抱对古典政法之道的崇敬,来沉思现代政法之理,展示与探究现代政法之理的过去与未来。

本译丛计划系统译、引介西方理性时代以降求索政法道理的经典作家、作品。考虑到目前已有不少经典作家之著述译译为中文,我们在选题方面以解读类著作为主,辅以部分尚未译为中文的经典文本。如此设计的用意在于,我们希望借此倡导一种系统、细致解读经典政法思想之风气,反对仅停留在只言片语引用的层面,以期在当下政治法律论辩中,为健康之政法思想奠定良好基础。

译丛不受过于专门的政法学问所缚,无论历史、文学与哲学,抑或经济、地理及至其他,只要能为思考现代政法之道理提供启示的、能为思考现代人与现代社会命运有所启发的,皆可纳入选目。

本译丛诚挚邀请一切有志青年同我们一道沉思与实践。

欧诺弥亚译丛编委会

二零一八年元月

缩略语说明

Essay

《文明社会史论》(*An Essay on the History of Civil Society*)

P. I. and P. II.

《道德和政治科学原理》(*Principles of Moral and Political Science*)

Institutes

《道德哲学要义》(*Institutes of Moral Philosophy*)

Analysis

《圣灵学和道德哲学分析》(*Analysis of Pneumatics and Moral Philosophy*)

History

《罗马共和国兴亡史》(*History of the Progress and Termination of the Roman Republic*)

Correspondence

《弗格森通信集》(*The Correspondence of Adam Ferguson*)

“Sermon Preached in the Ersh Language”

《对陛下的苏格兰高地步兵团的埃绪语布道词》(“A Sermon Preached in the Ersh Language to His Majesty’s Highland Regiment of Foot”)

Stage Plays

《对舞台剧道德性的严肃思考》(*The Morality of Stage Plays Seriously Considered*)

Reflections

《国民军建立前的思考》(*Reflections Previous to the Establishment of a Militia*)

Remarks

《对近期普莱斯博士出版的题为“论市民自由的性质”的小册子的评论,一位乡下绅士写给议员的信札》(Remarks on a Pamphlet lately Published by Dr. Price, intituled “Observations on the Nature of Civil Liberty ...”, in a Letter from a Gentleman in the Country to a Member of Parliament)

Biographical Sketch

《陆军中校帕特里克·弗格森传略及回忆录》(*Biographical Sketch or Memoir of Lieutenant-Colonel Patrick Ferguson*)

Sister Peg

《玛格丽特(通常称为佩格,约翰牛先生唯一合法的妹妹)案件始末》(*History of the Proceedings in the Case of Margaret Commonly called Peg, only Lawful Sister to John Bull, Esq.*)

Joseph Black

《医学博士约瑟夫·布莱克的生平和品行纪闻,在爱丁堡皇家学会的演讲》(“Minutes of the Life and Character of Joseph Black M. D”, Addressed to the Royal Society of Edinburgh.)

致 谢

我想向下列对写作本书给予支持的人士表示感谢：澳大利亚研究理事会的慷慨资助确保了本书写作的顺利完成；能干的乔纳森·劳斯、卢克·淳维斯和尼克尔·文森特坚持不懈地协助我的研究；波林·格兰斯细心地打印了初稿；斯普林格委托的四名匿名读者撰写了博学而详尽的推荐信；我的丈夫菲利普·格兰斯给予我深深的爱意和支持。

我也要感谢慷慨地允许我重印下列论文部分内容的期刊：《亚当·弗格森著作对 19 和 20 世纪社会思想的预见》，《欧洲社会学杂志》(*European Journal of Sociology*)，37(1)，1996，pp. 203—228；《亚当·弗格森和进步与衰落的悖论》，《政治思想史》，18(4)，1997，pp. 677—706；《弗格森和斯密论“人性”、“利益”以及慈爱在市场中的作用》，《欧洲观念史杂志》，4(1—2)，1996，pp. 353—399；《亚当·弗格森的看不见的手》，《欧洲的遗产》，3(6)，1998，pp. 42—65，<http://www.tandf.co.uk> 以及《冲突社会学在 18 世纪的先声》，《观念史杂志》，62(2)4 月，2001，pp. 281—299，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

献 给

我的父母,本·希尔和夏尔曼·希尔

目 录

缩略语说明 / *i*

致谢 / *v*

题献 / *vii*

第一章 导论：激情社会 / 1

第二章 解读弗格森 / 41

第三章 弗格森的神学/存在论 / 61

第四章 方法论和历史编纂 / 82

第五章 弗格森的官能和道德心理学 / 107

第六章 弗格森的“看不见的手” / 141

第七章 弗格森的早期冲突理论 / 172

第八章 习惯 / 195

第九章 环境 / 208

第十章 腐败和现代性问题 / 225

第十一章 进步与衰退 / 269

第十二章 弗格森的保守主义 / 298

第十三章 结论 / 322

参考文献 / 328

索引 / 361

译后记 / 366

第一章 导论：激情社会

亚当·弗格森的社会、政治和道德思想

[1]亚当·弗格森(1723—1816)生活和写作的时期,正是通常所谓的苏格兰启蒙运动的智识活动活跃期,这是“欧洲文化史上最伟大的时期之一”。^① 在其所处的时代,弗格森是一位著名的、非常受人尊敬的人物,他的思想具有原创性和独特性。他在爱丁堡大学占有富于声望和令人垂涎的道德哲学讲席(1764—1785),并对外产生了重要的智识上的影响,这种影响不仅波及不列颠和欧洲(在欧洲,他的著作被翻译成了所有主要语言),^②也波及美洲。

① Alexander Broadie,《苏格兰启蒙运动》(*The Scottish Enlightenment*, Edinburgh, 2001),页5。

② “弗格森的仰慕者在法国有他同时代的霍尔巴赫和伏尔泰以及后来的孔德(Comte);在德国有赫尔德(Herder)和席勒(Schiller)、雅可比(Jacobi)等文学家。他也影响了19世纪德国一般的社会思想。他生前当选为柏林的社会科学学会荣誉会员。”A. G. Smith,《作为对卢梭之回应的亚当·弗格森的政治哲学:政治发展和进步的发展》(*The Political Philosophy of Adam Ferguson Considered as a Response to Rousseau: Political Development and Progressive Development*), Unpublished Doctoral Thesis, Yale University, 页9。约翰·斯图尔特·密尔非常尊敬弗格森以及“苏格兰学派”的其他成员,他将其父亲詹姆斯·密尔置于休谟、卡梅斯(Kames)、斯密和弗格森组成的“这一伟大学派”的连续线的末端。《给孔德的信》(Letter to A. Comte), January 28, 1843 见 J. S. Mill,《密尔选集》(*Collected Works of John Stuart Mill*), J. Robson, F. Mineka, N. Dwight, J. Stillinger, and A. Robson, (eds), Toronto, 1963, Vol. 13, 页566。

然而,他的声望长期被他的那些光芒四射的同时代人休谟、斯密遮蔽。^①此外,尽管他和他们两人持有一些不同意见,但也常常能够见到一些材料,在这些材料中,他的观点和取向不自觉地与他们和苏格兰启蒙运动的其他成员混同在一起。^②

弗格森在 19 世纪的视野中近乎销声匿迹,这被归因为他不断批判“自私的体系”,而此时后者已经得到了不容质疑的尊重。正如邓肯·福布斯所言,弗格森的失误在于他神谕般地“揭露”了一个“充斥着追求相对而言无价值对象的次等公民的次等社会”。^③[2]弗格森认为,文明社会不能沦为市场社会。更糟糕的是,市场自身可能包含有专制的种子。^④

虽然苏格兰启蒙思想家被看成是试图“使处于发展初期的布尔乔亚文明合法化”(特别是在斯密的形象中),^⑤但弗格森却并未如此,他以不断颠覆它并取消其合法性的姿态站在另一边。20 世

① 这是 1800 年以后“多数苏格兰人的命运”。Fania Oz-Salzberger,《启蒙运动解析:18 世纪德国的苏格兰市民理论》(*Translating the Enlightenment: Scottish Civic Discourse in Eighteenth Century Germany*, Oxford, 1995) 页 130。即使在更为接近他的时代,弗格森“的大众名声也被他的爱丁堡大学道德哲学教席的继任者杜格尔·斯图沃特(Dugald Stewart)大大遮蔽。”N. Phillipson,《苏格兰启蒙运动》(“The Scottish Enlightenment”),见 Porter, R and Teich, M. (eds), *The Enlightenment in National Context*, Cambridge, 1981, 页 37。

② 约翰·罗伯特森(John Robertson)最近呼吁要更为清晰地意识到“苏格兰道德哲学内部潜存的断裂”,使人们注意到了弗格森作品的独特性。《苏格兰人对启蒙运动的贡献》(“The Scottish Contribution to the Enlightenment”),见《苏格兰启蒙运动》(*The Scottish Enlightenment*), *Essays in Reinterpretation*, Paul Wood (ed), Rochester, 2000, 页 47—48。

③ Duncan Forbes,“亚当·弗格森的《文明社会史论》导言”(“Introduction” to Ferguson, A, *An Essay on the History of Civil Society*, Edited and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Duncan Forbes, Edinburgh, 1967), 页 xiii—xv。

④ 更深层的探讨,亦可参见 John Varty,《文明还是商业? 亚当·弗格森的文明社会概念》(“Civil or Commercial?: Adam Ferguson’s Concept of Civil Society”),见 *Democratisation*, Vol. 4, 1997, 页 29—48。

⑤ Hiroshi Mizuta,《定义苏格兰启蒙运动》(“Towards a Definition of the Scottish Enlightenment”), *Studies in Voltaire*, Vol. 154, 1976, 页 1459—1464, 页 1459。

纪前期,对社会学的起源以及早期的现代性批判感兴趣的学者让他重见天日。更近一些时期以来,他又被探求有关文明社会的性质及其维系的早期资源的学者们重新发现。^①

如同苏格兰启蒙运动的其他成员(包括休谟、斯密、威廉·罗伯森、约翰·米勒、杜格尔·斯图沃特和卡梅斯勋爵)一样,弗格森受到周围的社会和物质的巨大变化之刺激而投身于研究社会。这项研究的目的并非简单描述或列举规律(以便发展一种道德科学)。他的社会科学不可避免地与对这些变化的规范性批判有关,特别是就这些变化对美德、共同体和社会生活的情感内容的影响而言。

人们有时 would 认为,弗格森对政治腐败的关注使他在揭示机械化、劳动分工、官僚化、商业化、冷漠和过度扩张这些社会结构变量的因果地位方面预见到了19世纪社会学的许多方面。这种观点有相当的道理,尽管他是在对公民身份和德性的公民人文主义关注中获得最初灵感的。^② 我们还需牢记,他并非孤身奋

① 比如说, Ernest Gellner, 《亚当弗格森以及文明社会的惊人稳定性》(“Adam Ferguson and the Surprising Robustness of Civil Society”), in *Liberalism in Modern Times: Essays in Honour of Jose G. Merquior*, Ernest Gellner and Cesar Cansino (eds), London: CEU Press, 1996 以及同一作者的《亚当·弗格森》(“Adam Ferguson”), in *Conditions of Liberty: Civil Society and Its Rivals*, London: Penguin Books, 1994; M. Foley, and R. Edwards, 《文明社会的悖论》(“The Paradox of Civil Society”),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 7 (3) 1996, pp. 38—52 and Varty, 《文明还是商业? 弗格森的文明社会概念》(“Civil or Commercial? Adam Ferguson’s Concept of Civil Society”).

② John Brewer 在其关于弗格森的有见地的作品中也发现了这一点。参见, J. D. Brewer, 《18世纪的推测史,社会学和社会变迁:亚当弗格森和劳动分工》(“Conjectural History, Sociology and Social Change in Eighteenth Century Scotland: Adam Ferguson and the Division of Labour”), 载于《苏格兰的铸造:国家,文化和社会变迁》(*The Making of Scotland: Nation, Culture and Social Change*), D. McCrone, S. Kendrick and P. Straw (eds),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1989 以及同一作者的《亚当·弗格森和剥削问题》(“Adam Ferguson and the Theme of Exploitation”), *The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37, 1986, pp. 461—478.

战,而是与其他苏格兰人并肩作战,发展出了自己的观念,这些苏格兰人包括[3]斯密、休谟、罗伯森和米勒,他们相互影响、相互扶持。

弗格森处在观察现代化带来的社会变迁的强大力量的有利位置。正如比约恩·埃里克森所述,在弗格森的时代,苏格兰是“一个鲜活的关于生存的阶段或模式的社会学博物馆”。

高地的部落毫无疑问处于游牧阶段。尽管农耕正在向资本主义的、以市场为导向的生产转变,但农耕阶段依然历历在目;在18世纪下半叶,当苏格兰低地地区成为欧洲的经济奇迹之时,商业阶段势不可挡。^①

毫不奇怪,首先阐述社会学的早期形态的是苏格兰人。^② 弗格森对这一特定情况十分敏感。作为一个高地人和讲盖尔语的人,他在苏格兰启蒙运动的同时代人中是独特的。^③ 这种独特性的一部分体现在,他和卢梭一样,认为现代性在社会、道德和情感方面是有代价的,而他的许多同时代人则不怎么愿意承认这种代价。虽然许多

① Bjorn Eriksson,《社会学的最初形成:18世纪话语的变革》(“The First Formulation of Sociology: A Discursive Innovation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 *Archives-Europeennes-de-Sociologie*; Vol. 34 (2), 1993, pp. 251—276, p. 272. 休谟给爱德华·吉本写信说苏格兰可能是“所有欧洲国家中最野蛮的,最贫困的,最为动荡不安的”。《给爱德华·吉本的信》(“Letter to Edward Gibbon”), March 18 1776, David Hume,《休谟的信》(*The Letters of David Hume*), edited by J. Y. T. Greig, in Two Volume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32, Vol. 2, p. 310.

② Eriksson,《社会学的最初形成》(“First Formulation of Sociology”), pp. 251—276; Phillipson,《苏格兰启蒙》(“The Scottish Enlightenment”), p. 21.

③ 如福布斯所说的:“《文明社会史论》是这样的一个人的作品,他从内部切身地了解两种分裂18世纪的苏格兰的文明:部落的 *Gemeinschaft*,属于过去,进步性的 *Ge-sellschaft*,属于商业性的低地地区。”Forbes, “Introduction” to *Essay*, pp. xxxviii—ix.

观点不一致，^①当卢梭宣称“我们的心灵随着艺术和科学的进步而相应地腐化”^②时，弗格森却忍不住寻思是否正确。弗格森反对越来越主导社会和商业生活的理性化、个人主义、享乐主义和自利，他试图重新发现社群以及主导它的驱动原则，也就是激情（因而从含义上看就不是理性，或者至少不完全是理性）。他赞同卢梭对某些人的质疑，这些人借赞美“友情、怨恨和爱”等“浅薄的（simple）激情”^③，来“嘲笑拥有古老名字的爱国主义和宗教”。^④ [4]结果出现了对非认知过程在两条战线上的辩护。一条是道德和情感的，潜藏在关注腐败和团结的美德的公民人文主义的框架中，并且聚焦在自发的感情的重要性上。第二种是社会科学的。在论证激情是社会秩序的来源时，弗格森设想了一种非常先进的自生自发秩序理论，为社会科学的诞生提供了指导和帮助。他在此主要批判的是这样一种先天的推理，它与理性建构主义和契约论相关，并过度依赖工具理性原则解释社会生活的维系。弗格森代之以一种非认知的、非理性的历史和社会理论，这一理论预示了对社会模式、制度和习俗之发展与延续的结构功能主义解释。理性、显性的契约和长期的规划退居次位，让位于激情和次理性的驱动力（sub-rational drives），后者不仅是我们的复杂的社会结构的——也是社会的历史进程和总体均衡的推动器。

① 例如，卢梭对自然状态的信念，他对伟大立法者和社会契约的态度以及他的明显的尚古主义。虽然卢梭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尚古主义者，但在英国，人们“总是不断地并且不友好地将他与之联系在一起”。James H. Warner, 《18世纪英格兰对卢梭二论的回应》（“The Reaction in Eighteenth-Century England to Rousseau's Two Discourses”），*Publications of the 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 of America*, Vol. 48 (2) June, 1933, pp. 471—487, p. 480.

② 卢梭，《论艺术和科学的道德后果》（“A Discourse on the Moral Effects of the Arts and Sciences”），in J. J. Rousseau, *The Social Contract and Discourses*, Translation and Introduction by G. D. H. Cole, London: Everyman Library, p. 8.

③ *Essay*, p. 166.

④ Rousseau, 《论艺术和科学的道德后果》（“A Discourse on the Moral Effects of the Arts and Sciences”），*Social Contract and Discourses*, p. 17.